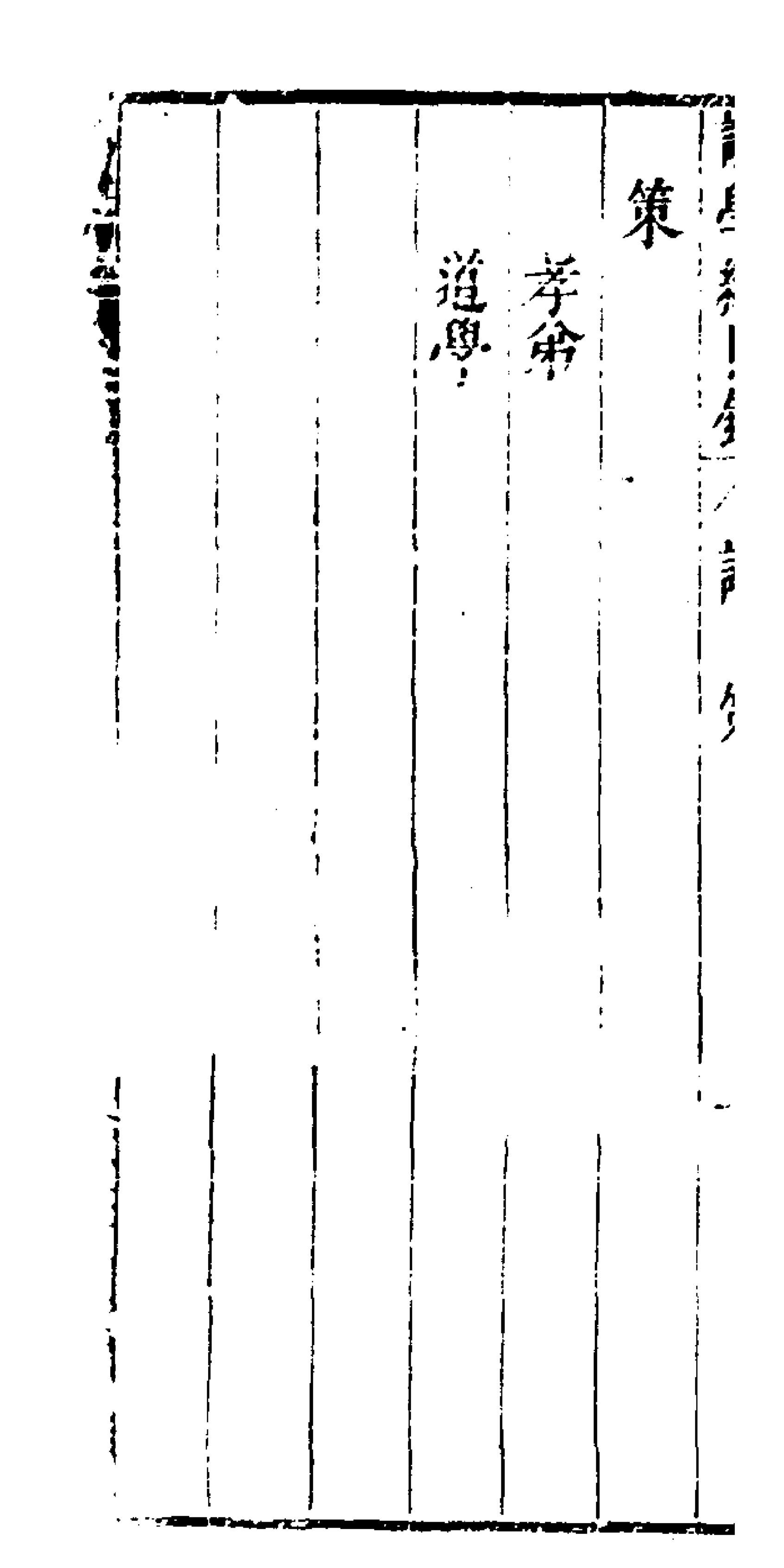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論策目録



策

孝弟

道學

太史穀復所先生證學論

心如穀種

先儒以物之有生意者狀心可謂識心者矣夫心無形也不可以物狀也自人之有所生生而不息者因而名之曰心則心之在人惟此生生之機而已故物不足以狀心而物之有生意者則足以狀心穀種者物之有生意者也程子以之狀心其取義至精矣請申論之蓋世之人皆知人之有心也而不知人之即心也皆知心之有仁也而不知心之即仁也皆知仁

之存乎人也而不知仁之卽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其合而言之蓋出於孔子孔子曰仁者人也舍言心而單言人矣參是則人卽心心卽仁仁卽人隨義立名通一無二也明矣程子於此默識夫聖賢之旨皆自吾人生生不息之機而言之也故取譬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於是仁人心之理足以俟之百世而不惑且夫人之智能知物而不足以自知其心執途之人而告之曰子知穀種乎夫謂穀種者非穀之外別有種也穀卽種而已矣其人必應曰然于是告之

曰子知人心乎夫謂人心者非人之外别有心也人卽心而已矣其人必默然而不應矣其中必計曰謂人有心則可孰是人而卽心乎又孰而告之曰穀未嘗有種也卽穀之能生者名之爲種而已其人必應曰然於是告之曰人未嘗有心也卽人之能生者名之爲心而已其人又默然而不應矣其中必計曰人實有心而後能生耳孰是因能生而名心乎則又孰而告之曰是能生之得名爲種也非有他物之能生能生者卽穀也其人又必應曰然于是又告之曰是

能生之得名爲心也非有他物之能生能生者卽人也其人又默然而不應矣其中又必計曰謂能生之理具於人則可孰是能生之者卽人乎嗟夫世之迷惑於妄見也久矣非大聖大賢不能明也心之難言也甚矣非大聖大賢不可信也蓋程子嘗言之矣曰人須是識其眞心夫心易以眞言則以其有假也心之假者則其識之也易心之眞者則其識之也難人皆知夫思慮之爲心而不知夫不思不慮之爲心也何則思慮之心易識而不思不慮之心難識也夫人

盡亦反而推之凡吾之所思所慮者有出於吾平日之所見乎日之所聞及平日之所經歷者乎如不出於吾平日之所見所聞及平日之所經歷也則是心果因人為而後有也而奚以稱天君乎且吾之所見聞所經歷者吾得而思慮之彼不與吾同所見聞同所經歷者吾不得而思慮之是千萬其人亦千萬其思慮也夫君果若是之散而無統乎且思慮而及則暫覺其精明思慮而不及則旋覺其昏昧天君又果若是之有來有去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今往

來之憧憧若是也果上天之載乎揆是則心之所認者無乃不與而涉於假乎可以察矣是故必知人之即心也而後可以識心必知心之即仁也而後可以識心又必知仁之即人也而後可以識心何以言人之即心也外有耳目口鼻手足髮膚內有五臟六腑而爲人無一而非心也耳能聽耳即心目能視目即心口能味口即心鼻能嗅鼻即心手能持手即心足能行足即心髮膚能痛癢髮膚即心臟腑能喜怒哀樂臟腑即心舍是無專爲心者如穀之外有糙稃糙

稃即種內有精粒精粒即種故曰人之即心也猶穀之即種也豈別有種藏於穀之內哉何以言心之即仁也目惟心能生萬色耳惟心能生萬聲口惟心能生萬味鼻惟心能生萬氣手惟心能生萬持足惟心能生萬行髮膚惟心能生萬感臟腑惟心能生萬情如穀以能芽而名種以能苗而名種以能秀而名種以能實而名種故曰心之即仁也猶種之即生也豈別有生寄於種之內哉又何以言仁之即人也生萬色者即目是也無爲目者生萬聲者即耳是也無爲

耳者生萬味者即口是也無爲口者生萬氣者即鼻是也無爲鼻者生萬持者即手是也無爲手者生萬行者即足是也無爲足者生萬感者即髮膚是也無爲髮膚者生萬情者即臟腑是也無爲臟腑者如穀之能芽能苗能秀能實皆穀爲之無別能芽苗秀實者故曰仁之即人也猶生之即穀也離穀豈有所謂生哉即是以論心然後知吾人一身循頂至踵由外探內舉近暨遠邐今及古盎然皆生生之理渾然皆主宰之心無一髮之不靈無一瞬之不妙如穀蘊然

循其粗糙及其精粒皆生意之所貫徹不可滅不可析豈惟其粗糙精粒哉天時也水土也人力也械器也無一可缺若也蓋盈宇宙間生生之妙類如此以是觀心不以思慮觀者也以一感一應觀者也蓋以思慮觀則出於聞見經歷之後以感應觀則超於聞見經歷之先以思慮觀則千萬人各異心以感應觀則千萬人共一心以思慮觀則有精明有昏昧以感應觀則無精明無昏昧以思慮觀則有聲有臭以感應觀則無聲無臭以思慮觀則滯其心於方寸謂方

寸爲靈臺爲神明之舍以感應觀則廓其心於天地萬物由吾身以至於天地萬物共成其靈臺而靈無盡也其成其神明之舍而神明不測也以思慮觀則有操持有把捉而其機日以窒以感應觀則無操持無把捉而其機日以活以思慮觀則識之甚易可以一己之智力守也而其爲之也則難且其成也假以感應觀則識之甚難非得明師良友而虛心以求之不可得也而其爲之也則易且其成也贊譬之穀種其生生之機本無待於作爲乃若擇其種而生之則

非問於老農未有不誤者也是故不識心而求事心者其害有二非助長以揠苗則誤種於稂稗孔子以人言仁孟子以人心言仁皆辨種之說也

周海門先生評

胸次無礙筆端有神推窮播弄妙絕古今即坡仙檯翻妙指能言恐見此亦將避舍

志伊學顏

儒者所爲稱古人之志之學非於其志與學焉求之也蓋必有其本矣開闢以來數大聖人尚已下此聰明靈秀者當無限也而獨伊尹顏淵出乎其類二賢而後其仰慕而希冀者又當無限然能爲伊爲顏者何寥寥也無乃伊之志顏之學皆有本而然而學者未究其本則雖志伊而非伊學顏而非顏哉宋儒周子得其本者也故發此論以詔後學欲學者因志而求其所以志因學而求其所以學也請申論之周子

觀於射矣夫射莫不志於中也而不知射者雖不中不恥也試使羿持弓而不中羿則恥之以其知射也今夫造父之御一日千里識其途也試使不識途者馬雖良行雖力而其所適者愈遠而終不至是故恥厥后不為堯舜伊尹之志如彼其專也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顏淵之學如彼其純也今有人於此我問之曰子當志伊尹之所志彼曰然吾志也於是亦問子不堯舜為恥焉是果伊尹之志已乎彼必反而問之曰吾果能堯舜吾君乎吾曰願君為堯君曰若

之何堯也吾曰如是則堯矣君能如是矣乎吾曰願君爲舜君曰若之何舜也吾曰如是則舜矣君又能如是矣乎吾君未必能如是也果君之不能乎無乃吾之所謂於堯舜之道者尚未至也然則其志雖銳而其中實歉然有所不足歉然有所不足而伊尹之志荒矣我又告之曰子當學顏子之所學彼曰然吾學也是亦於怒不遷於過不貳於仁不違焉是果顏子之學已乎嘗試反而思之吾之怒果能不遷乎吾之過果能不貳乎其無乃所謂不遷者與遷所謂

不貳者與貳乎吾之於仁也果能不違矣乎其無乃
所謂不違者適所以眞違乎彼爲之易而我爲之難
也果難矣乎其無乃吾之所講於事心之學者尚未
是也然則其學雖斂而其中實赧然有所不敢信赧
然有所不敢信而顔子之學息矣何也伊尹乃善射
之羿而未必伊尹者乃未必知射而求中者也顔子乃
熟路之造父而學顔子者乃未必識路而求至者也
盍亦不反其本而求之反其本而求之者是射者不求
其知羿而求自知射也御者不求其知造父而求自

知御也蓋昔者伊尹之在畎畝也未嘗志於堯舜其君也樂堯舜之道而已樂未易言必先於知夫堯舜之道精一執中萬世道學之源也當夏之末上下同昏而無伊尹知之故曰予天民之先覺也覺則堯舜之道君我矣而君適我用我明見吾君與堯舜無分毫異我進而一覺之即堯舜之君成矣夫何難焉其恥也乃其任也非誠有所不能而然也顏子之在聖門汲汲於求仁者也其爲仁也嘗復於禮復則見天地之心矣故不能無怨而怨亦仁也吾之仁非怨所

能遷而非不移於甲乙之謂也不能無過而過亦仁也吾之仁非過所能貳而非不復於前後之謂也如此則無終食之間違仁矣三月何違之有然非復以自然洞見仁體則雖極力澄清極意防檢終不可得而不遷不貳借能不遷不貳又仍不謂之仁由此觀之伊尹非奮而爲志也知堯舜之道而志自生也顏子非體而爲學也知復禮爲仁而學自成也今吾求志其志學其學而不求其志與學之本則志竟少成而學竟無益無成猶可也若責志之甚而必於有成

則反以為天下無益猶可也若自信之過而立為門戶則反以誤後世蓋非謂伊尹之志不可志顏子之學不可學也以不能知堯舜之道而徒有伊尹之志即非伊尹之志也不能知復禮之仁而徒慕顏子之學即非顏子之學也是未知射而求羿之的雖愚者知其非羿也是未知御而求造父之行雖不肖者知其非造父也夫志非伊尹之志而學非顏子之學乃托伊顏以自信吾安得而知其所終哉然則所謂聖賢與今名者何也蓋周子之意謂夫知本者也周子

默契道體而長於易故其言宏爾也學者不信周子之言則已如欲信乎周子之言也則思知本之說又烏可不講哉

此學問頂針也可謂發千古所未發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君子之學貴夫一故不可得而遷且貳其可得而遷且貳者學之未得一者也學而得一則觸處洞然舉心動念無非此心之照察怒烏得而遷過烏得而貳哉不遷不貳斯純乎學矣此顏子所以為好學也先

儒之說曰遷移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也貳復也過於前者不復於後也愚未敢以爲然愚曰不遷非謂怒也謂夫人學之不遷於怒而已矣不貳非謂過也謂夫學之不貳於過而已矣且顏子之所學者果何學哉學爲仁也而夫子告之以復禮仁人心也禮則此心之靈知自然條理而不亂者也人人具足豈容人力參其間然而不能自知則主不立其施於四體發於七情動於衆念將四分五裂百碎千斷而不相攝入是謂不仁故復禮所以爲仁也復以自知復以見

天地之心也此顏子之學也學之如是故目視而耳聽非我也禮爲之視聽也非禮吾目何以視耳何以聽乎則吾之學不遷於視聽矣口言而體動非我也禮之爲言動也非禮吾口何以言體何以動乎則吾之學不遷於言動矣由是而怒焉怒非我怒一禮爲之怒非禮也吾何以知怒哉怒之時與無怒之時若異而旣自知怒又自知止卽其無怒之知也學豈遷哉蓋誠有不可得而遷者矣由是而過焉過非我過一禮爲之過匪禮也吾何以知過哉過之時與無過

之時若然而既自知過又自知改即其無過之知也學並試蓋誠有不可得而貳者矣天上地下古往今來魚泳鳥飛草夭木喬充塞宇宙之間無非此禮之察此體一復宇宙之間更有何事如此而動如此而止如此而常如此而變如此而成如此而生有何可遷有何可貳故天動星迴而辰極恒居其所車旋輪轉而樞軸常執其中昔大舜納於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弗迷者舜之常也至烈風雷雨而始見其然太虛之一體不為風雷而動其一毫聖人之靈知不為

風雷而搖其一念夫怒也過也亦顏子之風雷也風雷變於外而怒過變於內變者自變吾有不變者存顏子之不遷不貳亦顏子之常也夫子蓋借怒與過以形容之亦猶夫以風雷紀舜也故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亦借天道小變之節以形容其不變之心而讀者不解遂云顏子之仁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仁何物也三月之後可得而違哉於是妄意以怒與過爲遷貳之驗而以不遷怒不貳過爲復于仁之驗使天下學者不尋其本而日逐逐然於性情念慮

動作關求之不勝其檢點不勝其防閑檢點熟則善於彌縫防閑熟則善於周執溫溫然務爲深厚之器觸之不發感之不動以爲顏子之不遷怒若是也沾沾然不苟於一言一動之間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以爲顏子之不貳過若是也嗟乎顏子而若是也則夫子所謂今也則亡未聞好學尤夫子之過矣大抵此學之在後世未易以一一明也聖遠言湮心傳奚自儒者博極羣書志希賢聖非不可敬可畏然實不知禮爲何物復禮爲何事追尋影響便妄解說率天下

而縱之縱其言僅足爲鄉愿之指南五伯之藩籬於孔顏奚有哉孔子無所不學無所不師蓋五十而後知天命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終日若愚僅乃得之而後之論者未得謂得少得爲足無怪乎此學之難明也其人後之學者其毋以不遷不貳求顏子而務講明於顏子之所學焉其庶幾乎

愚聞之師云顏子心常一故不貳常定故不遷學問無源一通則見無不合蓋千聖不易之旨

崇希

君子欲揭人道於天下則亦難乎其爲名矣大言之則不足以盡小言之復無所可取夫不足以盡而復無所可取則不言可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物異者實有在得之則與物異失之則與物同吾而未之得焉斯已也吾得之而忍視夫人者之皆失以淪胥於禽獸乎于是不得已而言之然其實乃無可言者於是乎借微少之名以狀之欲天下萬世明其名而攷焉以求其實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幾之爲言微也希之爲言少也是果何物耶

謂之有物不可謂之無物亦不可蓋亦强爲之名矣嘗稽古訓其尊人者何其隆也書曰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言靈見萬物之悉也記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言貴見萬物之賤也禮運之言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其尊人也益隆夫人道如此其尊也而吾乃引禽獸以與人論異同於至微至少之間無乃大非其義矣乎嗟夫有說矣蓋此至微至少之閒正人道之所以尊而欲張之以尊人顧不如較其同於至

微至少之間者之尤得其尊之之實也自今觀之人之與禽獸果何以異哉謂形體異耶倮也羽也毛也鱗也甲也謂之五蟲謂倮異則羽亦異也毛與鱗甲亦各異也奚獨倮哉謂飲食衣服宮室異耶而彼之饑渴有以養也膚革有以蔽也風雨暮露有以藏也無異也謂知識言語異耶而鵲知風蟻知雨燕知戊己見害與知避其幾有先於人者矣鹿之呦呦鳩之關關鳳之翽翽牛以鼻蟻以額各有以號召而告戒非言語耶若是則求之五倫而人居其全矣獸有別

女而後有夫婦而雌雄牝牡即夫婦也有夫婦而後有父子而生育乳哺即父子也同生者其兄弟相制者其君臣類聚而並遊者其朋友此固未嘗異也無巳則仁義禮智信之粹然者乎然人非實有此五者皆性之所由而亦非有實性不過以安身利用而已安身利用即性也由是名之曰仁名之曰義名之曰禮智信而凡有血氣者皆知所以安身而利用亦皆可以隱事而得名吾側隱也彼亦有其側隱吾羞惡也彼亦有其羞惡吾辭讓是非也彼亦有其辭讓是

非又非獨吾人得而有之也蓋人與禽獸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同率天地之性以有其生莫不自靈而相憃莫不自貴而相賤而人自以爲靈且貴者生於有我之見正與物同而奈何以爲異哉反復徵詰反復思惟舉無以異也誠無以異也蓋從古以來所稱大聖至神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者必出於人類之中而物不與焉而諦觀夫大聖至神者耳目人也手足人也心思人也果人之類也而有若是焉則人之道竟有異於禽獸而必非禽獸

所能同者矣而安可不求其故耶嗟夫人道多乎哉幾希焉而已矣記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君子誠之爲貴夫誠者人與物之所同顧物不能誠之而人道則能誠之此其所以異歟學者牽於文義謂誠者爲聖誠之者爲賢不知聖賢皆出於誠之而有分量之不同若一任其誠而不能誠之則衆人所以自同於萬物而與禽獸無異者也夫誠者如此而知如此而能誠之者亦如此而知如此而能然所以異者盡於此矣又多乎哉幾希焉

而已矣故衆人者介夫聖賢禽獸之間者也幾希而得即聖賢也謂之人可也幾希而失即禽獸也謂之非人可也未有不聖賢不禽獸介於其間而稱人者夫介於其間不得以爲人然人猶然自謂人也惟聖人知之知之故惻然哀之哀之故實言以告之庶使非人者反而爲人若曰汝反而爲人者非有多也又難乎哉蓋幾希之際一反掌而可得耳孔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孟子他日亦日行之而不著焉習之而不察焉終日

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言日用行習咸天道之自然無餘無欠而惜其不能自知而失乎人道之當然也夫既日用矣既行習矣而聖凡人物之分特存乎一知之閒豈不亦幾希而易簡也哉嗟夫此堯舜所以開道學之源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所以見知聞知相傳以覺世也後世聖遠言湮有志之士各以其意見揣摩聖學不能虛心信古喜於著述而其學遂紛以雜韓愈原道盛稱人倫五品飲食衣服以爲道盡是矣不知民咸用之而不著不察者此也

隋王仲淹氏近之矣宋儒獨周茂叔程伯淳陸子靜邵堯夫而學者或不能信其說然要之亦皆未造於孔子之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子之學幾希而止矣欲少於幾希焉非也即欲多於幾希焉亦非也學者能因幾希之說而求其所以為幾希者質之經訓正之先覺近思以研之反身以驗之而一旦有得焉然後知孟子之言之有功於萬世也

覩理靈明廓徹而下筆變幻縱橫此文之妙有不勝其贊嘆者若宗旨或以近禪而疑之則請質諸

明道之言明道云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只此可以了然

權論

京兆李公以可與共學章課士且諭之曰毋得以圓通之說言權予聞之有契於中因具論其義甚哉權之難言也此大化之眞機聖神之至德惟學幾無我者能覘其端倪奈何以一切圓通之說當之哉以圓通言權是未見夫權之眞體徒以權衡推移之迹妄想而擬摹之也權之一字固起於權衡之權而權之

為義言權衡之權所能盡哉何者權衡之權不能以自用必有待於衡然後用而是權也無所待而獨用者也蓋不過借權之名以顯其不執之體而學者遂以臆想揣摩之此何異執指爲月認盤爲日其謬轉遠者哉蓋嘗觀權之爲體非獨聖人有之衆人莫不有也出入之作息冬夏之裘葛孰非權哉又非獨衆人有之爲物莫不有也魚鳥之飛躍草木之枯榮孰非權哉蓋大化之流行已司其大權故有生之類無一物而無權無一息而不用權而獨歸之聖人者何

也衆人於無我之中妄見其有我惟聖人能盡夫無我之實此其所以爲權也如目之視也非權勿視然衆人役目而聖人以權者聖人不自有其目也如耳之聽也非權勿聽然衆人以耳而聖人以權者聖人不自有其耳也如口之言身之動非權勿言勿動然衆人役口與身而聖人以權者聖人不自有其口與身也夫已者物之對也內既無已外亦無物無已無物而天下之視聽言動也孰主之求之而不可得故衆人行之於權而昧者以爲是權也惟聖人能用之也

不知由衆人以至於萬物日變化於權之中而不覺

聖人之用固卽衆人之用卽萬物之用而未嘗分毫

增且異也是故物之所同出者聖人亦出物之所同

入者聖人亦入物之所同福者聖人亦福物之所同

禍者聖人亦禍物之所同是者聖人亦是物之所同

非者聖人亦非豈有所選擇於其間而爲囿以自避

爲過以自亨哉嘗觀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

於死然燕夫愚婦或憤激於其所爲輒一死而不顧

此士君子所引義以繩之而謂之微者也然至於義

所當死則士君子難之而多方以自解免且自附於聖人之權矣乃所以爲俯仰趨避之巧也觀愚夫愚婦殺[illegible]而山者奚啻天淵哉聖人者固與愚夫愚婦同其良能者也何巧之有然惟其無我故其生也爲權生其死也爲權死由生死而推之萬事萬化靡不爲權言者假名而當生則生當死則死者其實也昧者論權而棄實是以妄意於圓通而謬適於僞也學至適道而立其地位亦已峻矣聖人不與之權者不可得而與也何者彼猶見有已也即立之時何嘗非

權然權其見有巳則示之以權而不信此顏子初學於夫子時事也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蓋是時巳見此理皆我矣而未能離我見我者離我之漸也然其機一息未融即一息不可強其後心齋矣坐忘矣未始有回矣然後夫子與之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故顏子之學始於卓立而終於無我此可與立未可與權之說也此豈務為圓通者之所能哉圓通非權也而世之惡圓通者并權而避之自處於壅塞滯

礙之迹以伐其虛通靈妙之性而謂之守經不知所謂經者亦不知此世蓋有以經而比衡者矣豈知權衡兩物而縛權於一理哉經者常行於宇宙而不息者也即虛通靈妙之性是也性一而已自其變易也而謂之權自其不易也而謂之經其不易者即其所變易者也其變易者即其所不易者也故曰權即是經者其義備矣而惜乎世之儒者不能明其義以圓通爲權則以執泥爲經貿貿然而莫知所適也

行百合之時論

聖人爾純王之道必求端於天天時有序而先時以迎之聖人以爲是欲速之心也一有欲速之心則純王之道無乃亦有所病乎是故欲行純王之道必先純其心欲純其心必法天之時序此聖人意也三代之道若循環然子丑建正豈非殷周盛王之制哉奚必子丑之爲非而建寅之爲是也嗟夫是蓋有說焉而後世學者未能深明其故也建寅之正昔自夏始耶堯舜以前皆然矣及桀之害其民也湯急於救之故以丑建焉欲寬政之速布也及紂之害其民甚也

武王尤急於救之故以子建焉欲仁政之速行也書曰救焚拯溺而解倒懸吾懼其不亟也先時何病焉此一后之心也過其時然也孔子以為是未免傷於速非天道之自然也今夫天以生為德胡不於嚴冬大雪之際令萬品欣然而榮哉然而不能也一陽初動於子二陽浸長於丑其冬令且盛行焉苟霜不殺草木中有萌蘖矣惟至於寅陽氣滿盈協風始至土膏其動然後芽萌甲拆百嘉鬯遂而生生之德顯焉時之所在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吾今建正於子

丑辯非能使子丑而爲春也又非能以冬行春令也弟吾心則已傷於速矣欲速之心微動於中則其推之政事之間亦不能無過譬之理家者日出而作人之常也欲速焉則雞鳴起矣又甚者中夜興矣究其作也亦必待乎日出而惟其心之急則詰責之嚴董治之勤于余臧獲容有受其病者故不若安心而待夫日出之無弊也建寅之道何以異此蓋嘗觀於堯舜之治矣鯀共工驩兜凶人也堯弗之去也及舜而後去之三苗之雲命禹徂征乃弗竟征也以干羽格

焉何其從容不迫若是也嗟夫此所以爲帝治之隆也使以湯武處此必不然矣蓋堯舜之天討未嘗必加於其臣而湯武之放伐遂至必施於其君況其他乎此孔子之所深探其微而畏夫心之欲速也兩觀之誅[illegible]會者張之非聖人之政也焉有立朝未久遽取一聞人誅之而不少假借此與申韓何殊哉吾意孔子得政所謂朞月而可三年而成必世而後仁蓋有漸矣行夏之時致思堯舜也孔子之門惟顏淵可以語此故曰惟我與爾有是乎其旨微矣吾怪夫學

者不求諸孔顏之心而區區於斗柄因革之說也故具論之

聖賢之所以盡其性

論曰性之體至大而無外而聖賢爲能盡之者以能知其體而已矣甚矣性之難盡也然謂之性則人人所同具也人人具之而人人不能盡之盡之者必歸於聖賢焉何也則以聖賢能知之也不知則性皆欲也而其用惟局於一身知之則欲皆性也而其機自通於天下夫惟有自然通天下之機而性不難盡矣

非聖賢其孰能與於此嘗觀孟子告齊君也於其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未嘗遏而止之但導其公諸民而已宋儒朱子說之曰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斯言也非朱子之言也孟子嘗言之者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夫孰不有形色夫孰形色不爲天性而無以踐形必曰惟聖人然後可可亦嚴矣此朱子得之而以盡性歸聖賢也聖賢者聖人之通稱而聖之爲言益明之謂也性本無所不通無所不明而聖

人則通之明之者也嗟夫吾人之性體非通明之極而欲求以盡之吾見其難矣何則理欲之辨疑於中而公私之介戰於外也今夫耳悅鍾鼓目悅美色體悅遊盤于是乎需貨利以濟之賴勇毅以將之此數者果理乎欲乎以爲理也則實出於耳目四體之欲而何理之可言以爲欲也則其間昭昭不昧井井有條莫非天則之所寓而舍此之外豈復有所謂理哉但欲則顯而易見理則隱而難知故天下之人無貴賤無賢愚同知此數者之爲欲同思以爲必遏去此

欲然後理可存而又計以爲吾之欲之不能遽遏而輒去也且遂安頓此身於人欲之中而不敢言理是理欲之辨俛擬於中故其智識思慮惟存於耳目口體之適而不能超越於天下民物之遠爾百姓疾苦呻吟之聲而見其顛沛流離勤動奔走之狀亦有惻然其心悲慘然其不樂而焦然其不能以自寧者非不思其爲之所也而既自計以爲吾之欲不能遏而去非吾之民而將誰取焉奈何以身狥百姓而自桎梏爲是公私之介又從而戰於外也易曰陰疑於陽

也必戰要欲疑矣能無戰乎戰則私必勝而公必滅
自然之勢也戰生於疑欲其無戰也必先無疑欲其
無疑也必在乎知其性知其性者何也知吾之耳悅
鍾鼓非耳自能悅也一天性自然之聰也而又非獨
吾之耳為然天下之人之耳莫不有同聽焉而皆出
於天之聰也知吾之目悅美色非目自能悅也一天
性自然之明也而又非獨吾之目為然天下之人之
目莫不有同視焉而皆出於天之明也又知吾之體
悅游舒非體自能悅也一天性自然之便也而又非

獨吾之體爲然天下之人之體莫不有同安焉而皆出於天之便也夫天者人之所不能違者也吾有天聰吾有天明吾有天便吾其能自違之乎不能也而天下之人同有是天聰同有是天明同有是天便天下之人各能自違之乎其不能猶夫我也我不能違天我之不可以自致及天下之人皆不能自違其天而我獨受天之命而爲之主而使天下之人各以其天而仰給我則我之身不止於我我之耳目四體而合天下之耳目四體以成其身者也我之性不止於我

之聲色安佚而合天下之聲色安佚以成其性者也今夫匹夫韋布之士身不出戶牖足不越閫閾俯仰不過父母妻子然一旦知其性亦且能翻然自覺其精其神横亘四海貫徹萬世而不自安於一身耳目四體之奉以爲天之所與我者若此其大也而況爲天下之主者乎故天下之主誠知巳之性本合天下爲一而常相流通則其所以奉順乎天者亦必有其道矣是故耳本天聰非必解鍾鼓於懸然後可也而彼之疾苦呻吟之聲屬於吾耳又徹於閭巷之人之

耳使吾與斯民惻然其不忍者吾何以和之而吾與天下所共之天聽不幾於塞乎非所以盡耳之性也目本天明非必辨美色於御然後可也而彼之顛沛流離之狀屢接吾目又徹於閭巷之人之目使吾與斯民惻然其不樂者吾何以解之而吾與天下所共之天明不幾於蔽乎非所以盡目之性也體本天便又非必苑囿宮游觀之娛然後可也而彼終歲勤動道路奔走不得休息感於吾之心又傷於閭巷之人之心使吾與斯民焦然其不寧者吾又何以安之而

吾與天下所共之天便不幾於窮乎非所以盡四體之情也知吾與天下之民物所同欲者皆謂之性又知天下有一民一物之不得遂其所欲即吾所欲有纖毫不滿之處而不得謂之盡性是故其本不離於耳目四體而其事常周乎萬物其用不由於聲色游盤而其約常貫乎兆庶一貨利之入必曰吾損是以濟吾欲而天下之人亦各損是以濟其欲也吾可以盡其財乎于是為之潛征為之緩征甚者盡蠲之而不征又甚者發倉廩府庫以給之助之損上供服御

之物以繼之皆其所自然而不容已也一努力之前必日吾以是求吾所欲而天下之人亦各類是以求其欲也吾可以盡其力乎于是爲之生聚爲之教訓爲之講信修睦爲之獲苗獮狩無事則無務黷武以戕之有事則無致玩愒以危之亦皆其所自然而不容已也上重民之財則爲上牧民者化之亦皆重民之財而民亦自重其財上重民之力則爲上牧民者感之亦皆重民之力而民亦自重其力上下俱欲歡欣交通由是耳不聞聲而天下疾苦呻吟之聲轉而

爲謳歌擊壤之聲吾之耳合天下之耳皆和聲所感而天聽不壅矣由是目不廢色而天下流離顛沛之狀轉而爲室家胥慶之狀吾之目合天下之目皆順氣成象而天明不蔽矣由是四體不廢游盤而天下之勤動奔走者轉而出作入息吾之體合天下之體皆逸豫所休而天使不窒矣豈惟民哉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塈鳥獸魚鱉草木昆虫咸若其性雨暘以時五穀乃登賢俊乃生荒服來庭龜鳳來遊麟龍叶瑞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大順之極

也而盡性之微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此之謂也又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言天地人物原渾淪融液於嗜慾之中而無少差別故機動於此則神應於彼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猶不能違也而況於人乎噫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蓋其心無疑於理欲之交而能自決於介然之介故其推行者甚易而其感通者甚神也世之儒者竊聞聖人無欲又聞聖人無私而不得其

皆發於耳目四體之性輒指爲欲輒指爲私必禁絶之而後爲理與公也自爲之不能又勸人主爲之及其既進人主自以爲不能而儒者亦逡巡却避以爲吾君畢不能也嗟夫孟子蓋言之矣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而儒者竟習而不察何也孟子言鍾鼓則曰與衆樂言苑囿則曰與民共言游觀則曰與民同言好貨好色則曰與百姓同言好勇則曰一怒安天下之民蓋所謂無欲無私者若此而已矣已之所能爲亦吾君之所能爲也

西儒著之論必出於巳與君之所不能此聖賢盡性之學所以不見於後世也噫學之不講而性之不明也久矣明主將以興致太平必求知乎性而後可欲求知貫必與天下之仁人君子明聖賢之學術者以講明新學而後可謹論

孝弟策

問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耘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今學者誦孔孟六經之言皆能爲之說若已明晰矣然愚嘗反而求之尚未得其心也不敢遠引節加孝弟二字論語中開卷便見然參互於聖賢之說不能無疑仁道至大而有子以孝弟爲之本尊孝弟何至哉使孝弟果若是尊也則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宜不媿上士乃僅士之次何也或曰此本立而才不足

耳則又焉云立而道生歟或又曰道可生而才
今可論則曾閔二子同以孝名一則能傳聖道
而一則不能也何居且傳道如曾子亦可言才
不也又曾子不肯隨門人以推尊有若其故安
在禮經又言孝有五非弟有五達眾盡此而已
歟至孟子之言孝弟也益尊仁義智禮樂皆歸
之孝弟堯舜之道亦盡於孝弟已之所以守先
王待後學者亦以孝弟當之無亦有子之意歟
後世孝弟之士未嘗乏人如晉之王祥行孝以

爲帝師宋之徐積學足以爲士楷而儒者不躋之曾孟之列抑以何也經曰孝弟之至通乎神明恐不敢以鹵莽滅裂耕且耘也今願與多士切磋究之

執事慨學者循誦孔孟之訓不能深惟其理不免乎鹵莽滅裂之弊乃舉孝弟二字反復微詰以覩諸生之所解者生童而習之長而安之不自覺其鹵莽滅裂也久矣一旦卒明問乃始瞿然覺也顧將何以置對乎愚也嘗聞之師矣孝弟之義淺言之則人人皆

可與知若求其至則非盡性至命之士不敢言也然則微狎淺莽滅裂如諸生即鉅儒宿師猶將語塞也雖然明問所惡可以虛辟試推測其近似而執事教焉

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孝弟者爲仁之本也甚矣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夫子告哀公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非即其言耶顧下文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蓋知天則難言之矣是故孝弟有二有由知天來者其爲孝弟也達諸天有不由知天來者其爲孝弟也滯於迹達諸天則仁道自此而生

豈為遠近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一節行之士而已非本立而才不足乃所立者非生生不息之本也愚請明天之說然後終執事之問夫所謂天者非蒼蒼之謂也又非一氣五行化生萬物之謂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人之性即天之命非有兩也是故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其在於人則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豈有所學且慮哉然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是乃所謂出於天而不繫於人者也知此之謂知天能

知天然後能事天能事天然後能事親自善事天而言謂之仁人自善事親而言謂之孝子然則仁也孝也一也孝豈特爲仁之本而已哉是故見親而後孝則其孝匱也見長而後弟則其弟窮也惟其學不足以知天而孝弟滯於迹也知天者未見吾親而知能之良在焉則孝常在也未見吾長而知能之良在焉則弟常在也蓋無適而非天亦無適而非性無適而非性亦無適而非孝弟以道而言即此謂之道以才而言即此謂之才孔門曾閔二子同以孝名然曾能

傳聖人之道而閔不與焉其分實在於此而才又惡足以論曾子哉乃若有子之論雖似聖人然詳本立道生之云尚有等待之意豈知天無一息之不運仁無一息之不生孝弟亦無一息之能離即孝弟即天即天即仁孝弟非粗仁非精孝弟非先仁非後若今日孝弟為本而明日仁也非知天之學矣聖人者純乎天者也惟曾子知之故其稱孔子以顯有若惟以江漢秋陽為喻而意可想也若夫記稱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之五者皆非孝也發

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之五者皆弟達也得此意而引伸之孝弟可勝窮哉孟子惟有見乎此故以此道性善而稱堯舜如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非以孝弟道性善乎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非以孝弟稱堯舜乎至於守先王待後學亦以入孝出弟當之不寧惟是其言王道也五十衣帛七十食肉道路不負戴謹庠序學孝弟是王道以孝弟尊也其黜桓文也老老

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是霸
功以孝弟黜也其闢楊墨也爲我謂之無君兼愛謂
之無父無父無君謂之禽獸是異端以孝弟闢也其
輕功利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謂之一樂而王天下
不與存是功利以孝弟而輕也其論治平也曰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治平亦以孝弟而致也
然其學曰知性則知天嗟夫此其所以見孝弟之全
而擴之之大也此堯舜傳之孔子孔子傳之曾子子
思子思傳之孟子非可以影響卜度而得者也孟子

而後其學遂以失傳今所存於孔孟之書者徒有孝弟之名學者亦徒知善事父母之爲孝善事兄長之爲弟而已是故篤行之士由之以敦倫名教之儒率之以化俗然皆操末以爲本迷天而執人而猶足以存太樸之淳風作昇平之善治胡可少也若卧氷之祥使人士袒割北面而受教其德非細也不踐石之積使學者環侍聽誨而感奮其學非淺也然止於是而已豈能堯舜其君而側學者以道脉哉愚非故爲苛刻之論以求備於後世之士也吾人之學以孔孟

爲宗而彼實不足以窺其門墻也孝經曰孝弟之至通乎神明神明者何天之謂也良知良能之謂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睹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此所以爲孝弟之至也論而至是耳目心思皆不得而及焉然則奚由而至之記有之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孝弟誠者也求明乎孝弟誠之者也是故有人道之當盡不遇其人不得其宗也則親師取友爲急不盡其心不造其微也則學問思辨爲要人遇矣心盡矣然後能

知性知天知天則神明通神明通則孝弟至蓋孝弟之至知豈其難也而世之言孝弟者眞鹵莽也眞滅裂也豈有以塵執事者之憂也

道學策

問孔顏不變塞孟云不離道士誦法有年矣試自審出今以往效用於斯果能不變不離否耶脩之家壞之廷昔人痛之或曰脩而可壞非眞脩者也然歟夫士也一涉宦途外有得失毀譽之境而內有是非向背之情不介然如石則泛然如流果何脩而能不壞歟且孔門羣賢言志而夫子獨與曾點夫亦曰與之云耳宋儒遂以堯舜氣象許之其說何也毋士之所脩必若點之

自樂其樂而置兵食禮樂等事於度外然後可樂然宅心事外晉人所以不競也又惡可歟乃伊尹初嘗囂囂然無志於天下及幡然又改遂以堯舜君民自任若兩截人然何也點之志亦此類歟至謂漆雕開與點皆見大意所謂大意者何也且旣與點悅開而至於用行舍藏獨許顏子又何歟古者以六禮七教八政爲學取之於鄉四十而後仕故能方物出謀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今士習文以祈舉仕者類不待其壯且强

也乃欲卓然爲不壞之脩非豪傑其誰與望爾
多士平日所自待者古人耶今人耶孔孟及諸
賢耶幸爲言之以占他日致用之略

吾儒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故體用一致出處一轍甚不可以苟然爲也貞夫一者存乎道造於道者存乎學學之所至道亦至焉道之所至一亦至焉然後能即體以爲用而用亦體也即處以爲出而出亦處也遯世不見是而不以爲悶道濟天下功覆生民而不以爲得蕭然環堵之中而其具不媿大人赫

然繫天下之望而意氣不加匹夫何則彼其造於至一之境雖欲二焉而不可得也孔子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孟子曰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此豈有意於不變不離哉學之所成若火熱而水寒鵠白而烏黑無所容其變且離也苟有意於不變未必不變矣有意於不離未必不離矣何者無得於道則其中之所具者乃可變可離之質雖強之以意終不可得而強也故脩之家壞之廷往往而是前者可痛後者復然不知咎其所脩者未眞而徒咎其所壞者非是豈不

惑甚撓事謂夫士也一涉宦庭外有得失毀譽之境而內有好惡向背之情不介然如石則泛然如流嗟夫是蓋有說矣夫得失毀譽固外之所不能無也原見夫外之有得失毀譽者則實生於吾心使在我者本無好樂惡毀之心則外之毀譽本不有也在我者本無背失向得之心則外之失得亦本不有也非不有也不足爲吾累也惟吾心不能無好惡不能無向背則外之毀與未至而吾心之毀譽已先擾矣況眞有毀譽乎外之失得未來而吾心之失得已先撓矣

況真有失得乎是故知道者不除外而除內不與外境為鬭而使內境常融常融則常虛常虛則我心匪石而未嘗不介然也常融則常定常定則我心匪流而亦未始不泛應也若尚如石之操以峻如流之坊亦上存于之氣而猶未免於有意也是故學在聞道而已道者何吾性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大行不得而加窮居不得而損者也其體達諸天而其幾存乎感應之際其量包乎天下萬世而其真惟在乎日前可擴而不可益可得而不可質非天下之好學者不

能至也學先識識至而學未至者曾點漆雕開是也識至而學至者伊尹是也學至而加之以好者顏子是也請因明問而究言之昔者羣賢言志由之兵求之食赤之禮樂真用世之略已曾點獨以春風沂水自適若無志於當世者而夫子與之何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蓋性無加損道無大小彼三子者見夫兵食之為加禮樂之為大則目前所缺不俟多乎點也隨時隨地皆為吾適時乎浴則浴矣時乎詠則詠矣又時乎足兵食則足兵食矣時乎與

禮樂則異與禮樂矣果何小大之分加損之異哉此堯舜無象也故爲唐侯爲匹夫於堯舜未嘗損萬邦協和四方風動於堯舜未嘗加曾點之見足以及之矣豈謂其能置兵食禮樂於度外若晉人之玄虛哉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味斯之一言亦取足於目前而與春風沂水同適者也故曰二子皆見大意其視唐虞事業若日用飲食之常也然識則至矣而學尚未也何以知之春風沂水亦有所待也即鏗然而作便是泥機且云異乎三子是自見其異也又欲質三

予之優劣是自珍其見也是不學之徵也曰未能信是猶影響也若一切皆真則無此言矣是故聖人於點則與之於淵則愉之而至於用行舍藏獨與顏子而二子不與焉誠以此道須真修實詣而未易以虛見承當也吾又觀於伊尹矣其始也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若無志於天下也及幡然一改遂以堯舜君民自任者世所以擬尹兩截人也其實不然甚矣尹平日所學者皆堯舜之道其不取不予之操弗顧繫駟之節在耕莘而非損在相湯而非加故始

之囂囂然者有此道也繼之幡然者亦此道也尹以一道貫其出處而非兩也故曰伊尹出處合於聖人然不得爲聖之時者以其尚有任之意也孔子則無意矣顏子學孔子之無意者也簞瓢陋巷即四代之禮樂非禮勿視聽言動即鄭聲佞人之放遠若無若虛而不拔萬物皆體矣子在回何敢死命自我立矣是何也無適而非學也常學則常無我常無我故陰陽自我消長造化自我盈縮用則行舍則藏惟其有是也此孔子以與顏子而他日惟曰有顏回者好學未聞

好學者也愚故曰曾點漆雕開之識不如伊尹之學伊尹之學不如顏子之好學也嗟夫士有志於古人之出處也不可不求諸道有志於古人之道也不可不求諸學今之學者多矣然非古人所謂學也古人之學何學也大學之道也合天地萬物爲一身而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也一出一處無非爲天地立心爲萬民立命一去一就無非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宰之不可以用可以舍不可以斵而小也馳驅之絶可以得可以失不可以詭而遇也致君必爲

堯舜之君而撻市之恥不少自貸也澤民必為唐虞之民而内溝之責不少自恕也不以一身之利害易天下之治亂不以天下之治亂易萬世之是非不以萬世之是非易吾本心之趣舍致中和於幾微隱約之際成位育於日用常行之間所端者本原而不暇救其末也所急者遠大而不屑治其細也三月而可朞年而成必世而仁鑿鑿乎其不虛也以數則過以時則可合我其誰確乎其自信也嗟夫此學之極其至也學者必求至於是而後可以言學也執事謂吉

人以六德七教八政爲學學之於鄉四十而後仕今士習文以新舉而仕者不待其壯且強也執事寄慨深矣顧今學者之失不在於習文而在於不肯求其道夫苟不肯求道雖六禮七教八政亦習而不察無益也雖學之於鄉四十而仕不過敦朴獨行之賢非名世之資也古人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實自學道中來其學道也又自親師取友中來今載在學記可考也今吾黨之能親師取友者幾何人哉無惑乎道之不明而學之難成也執事首以不變不離之自審訊

諸生素以古人今人之自待者開之甚盛心也顧在愚生亦不過習文以所舉者耳惟其志不敢自後於古人未敢謂能不變塞然不變之質不敢不學也未敢謂能不離道然不離之具不敢不求也識雖陋於開點而不敢自安於三子也學雖劣於伊尹而不敢不希顏氏也取孟子願學之標準而以孔子為依歸雖不能至而此心不敢不向往也此愚生所自審也